



難忘的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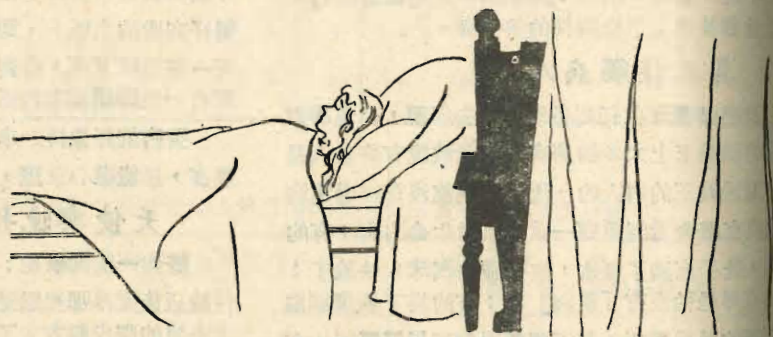
林婉生

每逢新學期開始，對遠道的同學們說來，是一段最有情趣的生涯。大家照學校規定的時間，攜帶旅行包，殊途而同歸的踏進宿舍，嘻嘻哈哈的喋喋不休，各自傾訴假期的生活，爭道張長李短。這學期，我們一行五人也不例外。可是，就在談笑最

高潮的當兒，我順手掀開書桌上那張灰塵滿佈的報紙，我的喉頭被哽住了。一種感念和激動的情緒頓時瀰漫在我的心中。桌上零亂的放着三根上有藥水乾涸痕跡的湯匙、一瓶「救心」、一支體溫計、一套聽診器、一杯食鹽水、還有四、五張女用手絹。它們鉤起了我回憶。

在上學期最後一堂期末考的前五分鐘，我病倒了。心裡想：兩小時過後便要解放了，無論如何得參加考試。但是，不爭氣的身體却惡作劇；呼吸不斷的在加速，此刻的我已全身癱瘓了。面對考試時間無情的一分一秒直迫近，我的神經傳導作用，其失靈的程度隨着手錶滴答……的節律而劇變。我已發佈了好幾百道『坐起來』的命令，但我的伸屈肌始終無動於衷。無可奈何，眼見我的靈魂就要不附體了。當我再度睜開眼睛看時，嗚！同學們、姑姑、弟弟……怎麼圍繞着我？大家的神色怎麼那樣焦慮

藥三，我們的小宿舍，他對人生的領略一定是甜蜜的。因為我們這裡具有濃厚的人情味——分佈在我們師生之間；並且具有最可靠的團結力——表現在我們師生之間。這是我所難忘的親身的體驗，我將終身的感激大家。



(上接第45頁)

盡善的地步。雖然病人有時是使人厭煩的，然而我們既然選擇了醫療，便應該全心全力的愛護病人，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他們。病人心情的好壞能够影響病的本身，是必然的道理。

當然，絕大多數的醫護者都是可敬的，我們不能因一粒酸葡萄而砍伐了整株的葡萄藤。

永遠值得懷念的一天

？還有大夫，不知何時却把我的手跟腳接以電極？『要不是罰我坐電椅？』在我驚奇的一問，原來是要測心電圖。這時，我已躺在醫院的急症台上。雖然周身感到百般的不舒服，可是看到了同學們關切的眼光與大夫那種鎮靜的表情，我的精神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這一暴風雨終於過境了。我住院治療幾天，馬上被送回家去。因此目前宿舍零亂的一瞥，對我說來是個疑問？

由同學們相告，我知道了就在桌上零亂的一瞬間，曾有幾位同學為我的這一突病着急而哭了。有位同學本是風濕性關節炎，寸步難移，她一急之下，忘却疼痛跑去替我延醫。桌上存放的那套聽診器是醫科同學們在學以致用；聽說某同學試我脈搏、某同學觀我瞳孔、某同學聽我心音之後的綜合診斷，以『急症』立刻護送我到醫院去。還有那三根湯匙，原是在緊急狀況下，一來三位藥劑師齊來下藥，後來怕併服了可能導致過量中毒才中止。這湯匙是留下的紀念哩！至今，我的腦海裡猶清晰可復現徐教授與方老師在進病房的一剎那間，那種驚慌而焦慮的神情。記得那一天是奇冷的，可是我仍可看到徐教授額上的汗珠。還有林教授賜予我的金玉良言，至今始終銘在心裡。現在，我已完全康復了。我更感激郭教務長的仁心仁術，從危險萬分的境地，把我的生命挽救過來。記得在他一次廻診的當兒，恰好碰上班上同學們來探訪，在見面之餘，曾極極而親切的賜給我們一句讀書銘言：『歡迎考試』。郭教務長解釋說：儘管他做了多年的醫生，現在還是天天在接受患者的『考試』。身為醫學院學生的我們，對於一學期兩度的考試，實在應該珍重加以歡迎。

我深深感到，誰若身處在我們學校，尤其是在

五時，主任在辦公室檢討了各人的病歷，我們這一組不幸為病人不實之語矇騙，真是「栽在六十老娘」手裡，遺憾終身。

當夕陽的餘輝仍舊籠罩著這宏偉的大廈，我這一顆不捨的心臟出了它，離開了它。一路上，我不時回首遙望著來處，在那裡，人類智慧的結晶正與生老病死作著永恆的奮鬥。而我，在這一天終於將自己奉獻在這神聖事業的面前。